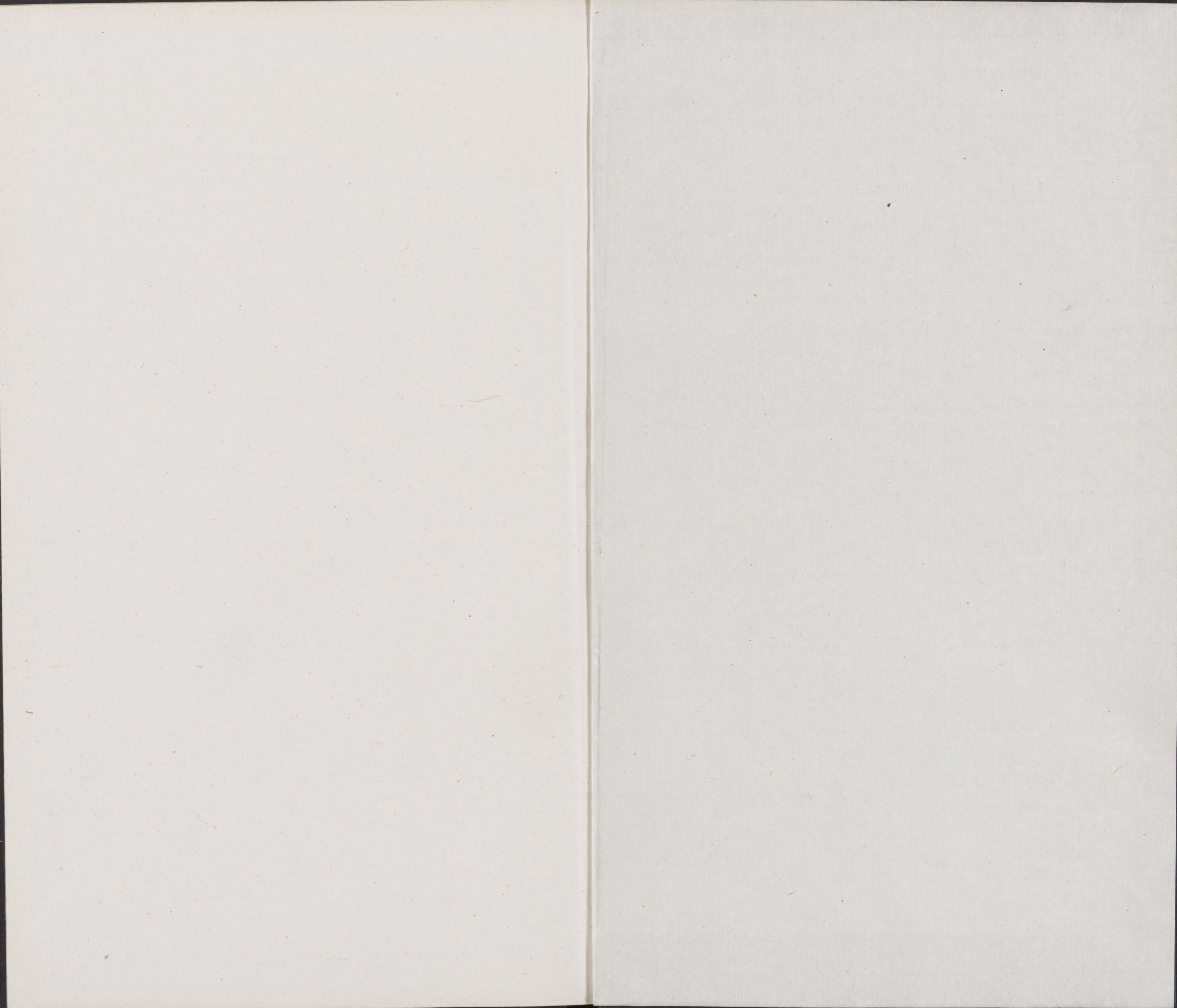


T 1111 / 0223 f(4)



南華經六卷目

第十篇

胠篋

第十一篇

在宥

南華經卷六

胠篋第十

其慢也傲物可
以存定可以諧

善論

起語突兀本
是小說家充
格定慧至不
可破他人著
書證以數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
滕固肩鏹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
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肩鏹之不固也
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
特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
如此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

知之不足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語已不啻其妙
在三反四覆馳
驟之極卒歸於
道德之意雖居
人間情偽終以
設喻此其不可
執着者謂其憤
疾直淺者也

善論

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
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
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
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
國。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
變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
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之也。
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
不盜其聖法。乃故田
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

看此篇便見得
憤排之雄處

竊國者皆盜此
獨舉田成子以
其十二盜無患
不敢誅不敢非
為怪也

小說家時之有
之

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
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言

法。唯人所用。未足
以為全當之具。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

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萇弘脗。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
言

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
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
斯位而放其毒。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
使天下側目哉。

看他反覆橫說
必勝

善論

乎。距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

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五者所以

禁盜而反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為盜資也。

距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

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信哉

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猶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

故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故曰：

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

起。夫竭脣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

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雖不立尚於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真

偽苟效聖法則天下吞聲而闇服之斯掎擊聖

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聖人者天下之所尚也若乃絕其

所尚而守其素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所以掎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

自息也故古人有言曰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夫川竭

南華經卷六

真游園曰魯酒薄而邯鄲圍按許慎注淮南子楚會諸侯魯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魯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圍邯鄲

主意在此

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竭

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

天下平。而無故矣。非惟息盜爭尚。聖人不死。大

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為之斗斛

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

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

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

竊之。小盜之所因。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

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

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

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

能動。斧鉞之威。弗能禁。夫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也。重賞罰以禁盜。然

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反為盜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

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者。適

足以誅竊。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

只是竊聖智之
法一語起伏不
歇觀水觀淵謂
此

策

人之過也。夫距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也。利

在賤貨。不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

以示人。魚失淵。則為人禽。利器明。則為盜資。故不可示人。彼聖人者天

下之利器也。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冥

也。器猶迹耳。可非所以明天下也。示利器於天

盜賊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去其所資。則未擿玉

毀珠小盜不起。賤其所寶。則不焚符破璽而民

朴鄙。除矯詐之所賴者。則無以行其姦巧。培斗折衡而民不爭。夫

平乃大不平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

議。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

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

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夫聲色離

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

養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

含其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擿工倕之指。而天下

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夫以蜘蛛蛄蟻

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

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

塞曠之耳一作
塞替曠之耳

善論

此其本趨雖粗
枝大葉根本如
一終日言而皆
物終日言而皆
道

前彈殘法無用
句意不遺餘力

不欲為促急者
本可一二盡而
心杜撰益害智
者見之謂之知

使能方者為方。能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眾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皆自能。則大巧矣。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擲也。削曾史

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去其亂羣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所。而同於玄德也。彼人含其明。則

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

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此數人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躍而效之。效之則失我。我失由

彼。則彼為亂主矣。夫天下之所無用也。若夫法下之大患者。失我也。

者。視不過於所見。故眾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眾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眾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羣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哉。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

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

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要而已。甘其食。美其服。

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夫侈靡。則無時慊矣。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

大字茂密在內
外臨軌字

孰非蔽也而切
於事情暢為名
言萬立如見

詞影

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無求之至
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
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
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
之外。至治之迹猶致斯弊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謂好知之君知而
好之則有斯惡矣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
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
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

削格羅落且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

攻之愈密避之

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况人哉故治天下者惟不任知任知無妙也

知詐

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

矣。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也

故天下每每大

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

知求其所已知者。

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已效人而不知其分也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

善其所善

爭尚之所由生也

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

扶疎辯證皆不可無却非衍好知二字而已

上句是齊物卷生以來所卷者下句則勝意也

不過大氣收結
聽之如樂三疊
三嘆

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奕之蟲。肖翹之物。莫
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夫吉凶悔吝生於動
也。而知之所動。誠能搖蕩天地。運御群生。故君人者。胡可以不忘其知哉。自三代以
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機。而悅夫役役之佞。釋
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噶噶之意。噶噶已亂天下
矣。噶噶以已誨人也

楊用脩曰。篇中說田成子盜齊一事。說的真快。透澈當時不課聖人之法。安在何怪莊生之奮詞。

發起奇甚

語便欲活。亦使人不能向其字。義意自悠。於波既自解一字。就二句想像。在者宜以此身寄於天下。便知有我。不至於淫而已。宥者。縱之自珍。雖其巧詐。亦若與之相忘者。彼將自失。則其德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

也。直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為。上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在之也者。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

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無治。乃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不遷。淫。

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

未嘗不存也是
不迂也不分是
桀不介苦樂是
其所見其處方
取其辨不以復
為之辭活字最
簡而勝

人苦其性是不愉也。

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

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

夫不恬不

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恬愉自得

乃可長久

人大喜邪毘於陽大怒邪毘於陰陰陽并

毘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

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

成章。

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大過以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

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

喬詰矯屬詰屈
也不說議論
其意皆是讚贊
者乃以為惡者
對說之皆善
賞避爵以偽相
德則豈能安其
性命自發之理
沒說得散解自
不激亦不又解

萬事失落也。

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而後有盜跖

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

慕賞乃善故賞

不能供

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

畏罰乃止故罰不能勝

故

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

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忘賞罰而

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

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匈匈焉與迹競逐終以所寄為事性命之情何暇而安哉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

如此起伏最好

何其崇越之後
也方是沒前以
字未是透

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

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

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當理無悅。悅之則致淫悖之患。

矣。相助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

可也。存亡無所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天下將不安其性命

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愴囊而亂天下也。必存此八

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為鬻卷愴囊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

矣。天下之惑也。不能遺之。已為誤矣。而乃復尊之以為貴。豈不甚惑哉。豈

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

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非直由寄。而過去也。乃珍貴之如此。故

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

後安其性命之情。無為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為。則性命安矣。不得

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安也。故貴以身於

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

以寄天下。若夫輕身以赴利。棄我而殉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故君

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解擢則傷也。尸居

吾若是何哉
汝輩如此果何
為哉
猶言吾奈此輩
何哉

以老子一語暢
言之。文貴如此

龍見雷聲豈久
采感動之謂哉
即一身之內一
氣之間有如雷
如龍者焉波蓋
得於言也波已
注矣人欲注此
非也

形容

而龍見淵默而雷聲出處語默常無其神動而
天隨神順物而動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若
塵之天隨理而行吾又何暇治天下哉任其自崔瞿問於老
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女慎無撻人
心撻之則傷人心排下而進上排之則下進之
也其自善也上下囚殺無所排進淖約柔乎剛強言能淖
也乃安全耳廉剡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夫焦火之
寒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彫熱凝冰之其疾俛仰之
不琢各全其朴則何氷炭之有哉

求竭矣知無涯而好之於是乎斲鋸制焉繩墨

殺焉椎鑿決焉彫琢性命天下昏昏大亂罪在

撻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嵯巖之下而萬乘之

君憂慄乎廟堂之上故夫任自然而居當則賢

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無患矣斯迹也撻天下

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

其性以眩惑眾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是以任

真者失其據而崇偽者竊其柄於是主憂於上
民困於下矣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
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

撻揚械也棊
今加中橫木
棊也噉矣今
也

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由腐儒守迹故

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而方復攘臂用迹以治迹可謂無愧而不知耻之甚也吾未知

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楛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

杓也桁楊以接楛為管而桎梏以鑿杓為用聖

尚之尚之則矯詐生焉矯詐生而禦奸之器不

具者未之有也故棄所尚則矯詐不作矯詐不

作則桁楊桎梏廢矣何鑿杓接楛之為哉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距嚆

矢也嚆矢矢之猛者言曾史為桀距之利用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

下大治去其所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

間而再撫四海之外風俗之所動也其居也淵而靜其

動也縣而天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儂驕而不可

係者其唯人心乎人心之變靡所不為順而放

而儂驕儂驕者不可禁之勢也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櫻人之心

夫黃帝非為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

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殉之是亦黃帝之

迹使物堯舜於是乎股無胼脛無毛以養天下

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

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謹兜於崇山投三苗

儂與儂同儂驕
元房之狀

矜音勤與矜同
矜柄也項籍傳
鋤耨稼矜
非矜字豈須解

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

三王。而天下大駭矣。

夫堯舜帝王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

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粗。粗之與妙。自塗之夷險耳。遊者豈常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天有堯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是以雖有矜愁之貌。仁義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

下有桀跖。上有曾

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

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

莫能齊於自得。大德不

同。而性命爛漫矣。

立小異。而不止於分。

天下好知。而百姓

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

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

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

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

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

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不任其自爾。而欲官

之。故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

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

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

言元氣澆濁。則而成此。而殘也。假真方外。玩之辭。

用韵

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不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窈冥昏昏。皆了無也。夫莊老之所以自生耳。自生耳。非為生也。又何有為於已生乎。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必靜必清。無

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任其自動。故閒靜而不天也。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

乃長生。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慎女內。全其真也。閉女外。守其分也。

多知為敗。知無崖。故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

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

陰之原也。夫極陰陽之原。乃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天地有官。

陰陽有藏。但當任之。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

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二原字最切要
指其源也

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耳。身不夭。乃能及物也。黃帝再拜稽首曰。

廣成子之謂天矣。天無為也。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

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

以為極。徒見其一變也。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皇

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窮一也。失吾道者。上見光

而下為土。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變。而不得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今夫

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土無心者也。生

於無心。故當反守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無心。而獨往也。

與化俱也。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都任之也。當我

緝乎。遠我昏乎。物之去來。皆不覺也。人其盡死。而我獨存

乎。以死生為一體。則無往而非存。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

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

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脾

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

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

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

物安有窮而人
及求其所終物
豈可測而人又
求其兩極
非其物之謂也

中為土者地也
為土者丘冢也
類似禪机語

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而自得猖狂不知所往。而自得遊者執掌以觀無妄。夫內足者舉目皆自正也朕又何知。以斯也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夫乘物非爲迹而迹自彰。猖狂

非招民而民自往。故爲民所放效而不得已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

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亂。

玄默成而自然得也。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離其所。以靜也。災及

草木。禍及止蟲。皆坐而受害也。意治人之過也。夫有治之迹。亂

之所由生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言治

人之過深。僂僂乎歸矣。僂僂坐起之貌。嫌不能。隕然通放。故遣使歸。雲將

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夫心以

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

汝字或當連上
爲句

頌記濫鮮齋第
總說到要緊處
便曼衍打混本
南華先生道机
大抵然
其端之語詭譎
百端不以此數
報明尽洒落

朕尾似禪家言

老子廣成鴻蒙
之說已息後拜
之森物見得立
之大病不出字
與

解莊子之法
向兩句未喻皆
無害

吐爾聰明。倫與物忘。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闇付自然則無為而自化矣。

大同乎洋溟。與物無際。解心釋神。莫然無魂。坐亡萬任獨。

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不知而復乃真復也。

渾渾沌沌。終身不離。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若

彼知之。乃是離之。知而復知。與復乖矣。無問其名。無闕其

情。物故自生。闕問則失其自生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

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知而不默。常自失也。再拜稽

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

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

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善論。心欲出羣。為眾携也。夫以出乎眾為

心者。曷常出乎眾哉。眾皆以出為心。故所以為眾人也。若我亦欲出乎眾。

則與眾無異。而不能相出矣。夫眾皆以相出為

心。而我獨無往而不同。乃大殊於眾。而為眾主

也。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吾一人之所聞不如眾技。

多故。因眾則寧也。若不因眾。則眾之千萬。皆我敵也。而欲為人之國者。此

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夫欲為人之國者。不因眾之自為。而以已為之者。此為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已為之患也。然則三王之所以利。豈

伴父之法及如
莊子而後氣力
俱盡毫髮無恨

為之哉。因天下之自為而任耳。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與天下成者也。今以一已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已豈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不能物物而為物。用即是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而物物。故能物物。夫用物者。不為物。大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

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天用

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獨往獨來。是謂獨有。人皆自異。而已。獨羣。

遊。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夫與眾玄同。非求貴於眾。而眾不能不貴。斯

至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為心。則雖同

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

獨有。而欲饗竊軒冕。冒取非分。眾豈歸之也哉。

故非至。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嚮。百姓

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有問而應。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之。盡其所懷。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也。為天下配。問者為主。應故為配。

處乎無嚮。寂以待物。行乎無方。隨物轉化。挈汝適。復之撓。

撓。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以遊無端。與化俱。故

無端。出入無旁。玄同無表。與日無始。與日新俱。故無始也。頌論形

軀合乎大同。其形容與天地無異。大同而無已。有已則不能大同也。

無已。惡乎得有有。天下之難無者已也。已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覩

有者。昔之君子。能美其名者耳。覩無者。天地之友。覩無則任

其獨生也。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也。

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夫

藏於彼。故匿也。彼各自為。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

也。以迹。麤而不陳。妙事哉。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當乃居之。所以為遠。

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親則苦偏。故廣乃仁。

耳。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夫禮節者。患於係一。故物物體之。則積而

矣。周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事之下者。雖中非德。一而不可

不易者。道也。事之難者。雖一。非道。况不一哉。神而不可不為者。

天也。執意不為。雖神。非天。况不神哉。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順

為而已成於德而不累自然與出於道而不謀不

而一所會於仁而不恃特則薄於義而不積性

以為易居遠非應於禮而不諱自然應禮接於事而不

辭事以理接能否自任齊於法而不亂御粗以

亂應動而動無所辭讓恃於民而不輕恃其自為耳因於物而不去

也因而就任之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夫為

不去其本也以足為故為哉自體此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

為故不可得而止也不明自然則有為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能

有為而德不純也以待物則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

事事失會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在上而任萬物之自為也

累者人道也以有為為累者不主者天道也同

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臣者人道也各當天道之與人道

也相去遠矣君任無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

得則君道逸臣道勞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為而自

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不可不察也君臣之

南華經七卷目

第十二篇

天地

以道觀言以言
而當則莫不是
之是之則宗之
即此便是君之
所由立矣許大
一個君字只從
言上生得來皆
是特見

南華經卷七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

均於不為而自化也。

萬物雖多其治

一也。

一以自得為治。人卒雖眾其主君也。

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

君原於德而成於天。

以德為原無物不得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

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

任自

然之運動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

無為者自然為君非邪也。以

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各當其分則無為位上有為位下也。

以道

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以道泛觀而

萬物之應備。無為也則天下各以其無為應之。故通於天地者

德也。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行於萬物者道也。道不塞其所由則萬

物自得其行矣。上治人者事也。使人人自能有所藝者

技也。技者萬物之未用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

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夫本末之相兼猶手臂之相包故一身和則百節皆

適天道順則本末俱暢。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

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

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一無為而羣理都舉。夫子曰

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

不剗心焉。有心則累其自無為為之之謂天

不為此為而此為自為乃天道。無為言之之謂德。不為此言而此言自言乃

真德。愛人利物之謂仁。此任其性命之情也。不同同之之謂

大。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行不崖異之謂寬。玄

彼我則萬物自容故有餘。有萬不同之謂富。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故

執德之謂紀。德者人之綱要。德成之謂立。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

陳碧虛曰首稱
天子曰者莊子
受長桑子微言
也夫道汪洋充
塞唯天府虛者
方融空納自然
而為合乎天然
守中而言遠離
沮喪度生接物
心不退轉人之
所惡我無熾精
和光同塵不立
圭角萬類滋茂
共豐區宇持至
德而為紀循至
理而善建順真

帝而不偏離外
景以全內明此
以鍊心事無不
蘊理無不空恩
無不淨物無不
遂者矣金珠債
財患本也壽夫
窮通內疚也私
今慶顯情病也
一有係乎心則
志不完矣

此即與孟子西
銘不與妻合然
其語又精神顯
心又轉足了又

羨八字見地既
明氣鬼亦大
取其由無知者
况之若有情焉

循於道之謂備夫道非偏物也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內自

得也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大心

故事無沛乎其為萬物逝也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若

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貴難得之物不利貨財乃能

忘我况不近貴富自來寄耳心常去之遠也不樂壽不哀天

所謂不榮通不醜窮忘壽天於胸中不拘一世

之利以為已私分皆委之萬物也不以王天下為已處

顯忽然不覺顯則明不顯則萬物一府死生同

狀蛻然無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濔乎其清

也金石不得無以鳴聲由寂彰故金石有聲不考不

鳴因以喻體道者萬物孰能定之應感無方夫王德

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任素而往耳非立之本

原而知通於神本立而故其德廣任素通神其

心之出有物採之物採之而後出耳故形非道

不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

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

至無而供其求
不外取也時聘
而要其宿不忘
家也末羨六字
言其或大或小
或長或短無不
得無不可猶引
詩自西自東耳

謂王德之人。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萬物從之。斯蕩蕩矣。故能存形
窮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

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有
聞昧而不和也。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窮其原而後能物物。神之

又神。而能精焉。極至順而後能盡妙。故其與萬物接也。至

無而供其求。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時聘而要其宿。大

小長短脩遠。皆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黃帝遊乎赤水之

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此寄明得

真之使知索之而不得。言用知不足以得真。使離朱索之

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聰明喫詬。乃使

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

乎。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即真也。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

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

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謂為天子。吾藉王倪

以要之。欲因其師以要而使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危

也。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

妙件之寔話主
言如此以字之
教也

故是子虛亦能
使人傾耳而聽
頤於以是傳之
甚

等如行能火馳
款速最大病

人聽敏過人則使人而又乃以人受天用知以

然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夫過生於

役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故與之配天平彼且

乘人而無天若與之天下彼且遂方且本身而

異形夫以萬物為本則羣變可一而異形可同

乖矣方且尊知而火馳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方

且為緒使將與後世方且為物絃將遂使後世

方且四顧而物應將遂使後世指麾方且應眾

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善方且與物化將遂使

物相逐而不而未始有恒此皆盡當時之宜也

日承其弊矣故夫何足以配天平雖然有族有

祖其事類可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雅字

眾父父者治亂之率也言非但治主北面之禍

也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南面之賊也田恒非

乃資仁義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

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

也率言大九如也

此段真方外語
莊以前未聞也

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物皆所而志定也。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寄之天下，故無事也。夫聖人鶉居，無意而期安也。而穀食，仰物而足。鳥行而無彰，率性而動，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狂狷而自天，蹈大方也。

下無道，則脩德就間。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為不間也。故無為而無不為者，非不間也。千歲厭世，去而上僊。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云厭世而上僊也。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氣之散，無不之。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下，伯

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

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俛俛乎耕而不顧。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能間。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爲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啟。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已。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惘然而求。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恠也。莊

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况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棄知之意焉。泰初有無。無有。無名。無有。故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一者無所名。一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物得以生。謂之德。夫無不生。以失其自生哉。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明物。生未形者。有分且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謂德也。南華經卷七

合喉者不言也
鳴者言也下
鳴合之合又與
上合字不同言
此喉之鳴既以
不言而言則與
自然者合矣以
此自然之合則
與天地合矣故
曰喙鳴合德

猶此：若愚
善其形實此合
字也此乃玄妙
之德與天順同
大順即太初自
然之理也

華勢沛然有自
得之趣

然無間。謂之命。雷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

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夫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

也。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恒以不為而自得之。同乃虛。虛

乃大。不同於初。而有物而容養之德小矣。故合喙

鳴。無心於言。而自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天地亦無心而

動。其合緝緝。若愚若昏。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是謂玄

德。同乎大順。德玄而所順者大矣。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

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若相放效強以不。可為可。不然為然。

斯矯其性。情也。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言其高。顯易見。若

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

心者也。執畱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來。此言

皆失其常然也。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

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首趾猶始終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

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言有形者善變不能

與無形。無狀者。竝存也。故善治道者。其動止也。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

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此言動止死生。

盛衰廢興未始有恒皆自然而然有治在人不在

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也乎主自用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天物皆忘非獨忘已復何

哉所有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人之所不能忘者已也已猶忘

識又奚識哉斯乃不將閭菟見季徹曰魯君謂

菟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

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

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

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

軼則必不勝任矣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

無阿私而不足以出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故雖

勝矯詐之任也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

臺此皆自處高顯若多物將往將使物不止於

以附之安其本步也蔣閭菟翹翹然

驚曰菟也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

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

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雅字

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

其臺觀多言示人以利也

言凡人解此則豈骨見堯舜之教而自廢其下也
謂豈求長乎晉者堯舜所教之民而汎然極之如吾第款居安也居心也

故因其自搖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為也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悶然無迹復性自為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舉皆也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溟滓自貴之謂也不肯多謝堯舜而推之為兄也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居者不逐於外也心不居則德不同也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

眼前事物外意第雜說亦不可及抱甕之狀與樽之為物曲折備具於其性復俯仰緩急如念然外色而發皆是生意見於言外至於獨弦哀歌則逼人甚矣

者。叩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洗湯。其名為樽。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善論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夫用時之所用者。乃純備也。斯人欲脩純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对。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

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
 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
 而庶幾乎不忘不墮則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
 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
 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
 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
 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謂孔子也不知復
 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

見功多者。聖人之道。

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

今徒不然。

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

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竝行。而不知其所之。汙

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

此乃聖王之道。非夫

人也。子貢聞其假脩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

若夫人者。非其

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

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

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

偶然一語六句
可誦秦漢文字
安得此

好

假托也托於備
渾沌氏之術

風波之民

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醉於

季咸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

之術者也

以其背今向古脩為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也

識其一不知

其二

徒識脩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

治其內而不治其

外

夫真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外內為異而偏有所治哉

夫明白入素無為

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

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

且渾

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在彼為彼在此為此渾沌

玄同孰識之哉所識者常識其迹耳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

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

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消酌焉

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

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

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

皆因而任之

行言自為而天下化

使物為之則不化也

手撓顧

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言其指麾顧盼而民

諄意詔然

各至其性也。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

任，其自為故。慮率自不藏，是非美惡無是非於胸中。四海之

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為安無自私之懷也。怵乎

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

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

所從此，謂德人之容德者神人迹也故曰容。願聞神人願

所以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乘光者乃無光。此謂照曠

無我而任物空虛無所懷者非閹塞也。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

銷亡情盡命至天地樂矣。萬物復情，此之謂混

冥情復而混冥無迹也。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

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

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

治之與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損讓之與用師直是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

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

氏為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為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為均哉許無鬼之言是也。有

虞氏之藥瘍也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禿而施鬚，病而

南華經卷七 十三

標枝偶在上耳
野鹿性不知
所達

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

明治天下者非以為榮至德之世不尚賢賢當其位不使

能能者自為上如標枝出物上而不自高也民如野鹿而放

也自得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

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率性自然非由知也

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用其自動故是故行而

無迹主能任其自行故無迹也事而無傳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孝

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

善論

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

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

知此其必然邪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世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

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

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俗言

不為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諂明尊嚴

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於從俗也是以聖

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謂已道

為皇在王為王豈有背俗而用我哉謂已道

南華經卷七

十四

為正故為之道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亦

諛則作色不受問道理期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

於相善耳夫合譬飾辭應受道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

坐人以此聚眾亦為從俗者恒不見罪坐也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

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

至也世皆至愚乃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

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

靈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三人行而一

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

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

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嚮

故堯舜湯武隨時而已大聲不入於里耳非委巷之折楊

皇考則嗑然而笑俗人得噴曲則是故高言不

止於眾人之心中存懷以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此天

以未曾用聖而嘗自用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各自

故不知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

南華經卷七

古鍾合作與踵
上又有二人惑
無緣重出又重

以新獨結之也
鍾以量也兩人
各執一器偏說
不合

楊用脩曰以譬
况作結合蓄不
言此文章家三
昧法也

此兩譬若不相
涉也

兩節文甚峻達
但謂內之利欲
此外之爵祿文
惑競之徒榮辱
得喪無須更寧
豈謂其人爭是
非其礼法自拘
束於獨以為詆
揚墨上揚墨字
只當儒者

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
釋之而不推。即而不推。誰其比憂。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强推之。
之令解也。則相與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
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厲惡人也。言天及其為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故我無為而天下自化。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
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
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

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
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憊中顙。四
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
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
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
鳩鴟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
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摺笏紳脩。以約其外。內
支盈。以柴柵。外重纏繳。眈眈然在纏繳之中。而

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
檻亦可以為得矣

目以爲得則是非人交臂屈膝而定約在於
極亦可以爲得矣

